

X U B E I H O N G



杨先让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徐悲鸿

萬古流芳
一初毛

徐悲鸿

杨先让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悲鸿/杨先让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2. 1
ISBN 7-5039-2125-0

I. 徐… II. 杨… III. 徐悲鸿-生平事迹
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7856 号

徐悲鸿

著 者 杨先让
责任编辑 耿 默
封面设计 海 冰 黄开毅
版式设计 刘宝华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
网 址 <http://whysbook.yeah.net>
电子邮件 whyscbs@126.com
电 话 (010)63457556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
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
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9.125
字 数 183 千字
书 号 ISBN 7-5039-2125-0/I·952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徐悲鴻藝術歷程

顧毓琇題



時年八八



1999年 作者与廖静文、徐庆平合影于徐悲鸿纪念馆前



杨先让，1930年出生于山东牟平养马岛。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，其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，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常务副会长。1990年退休，1993年始赴美国居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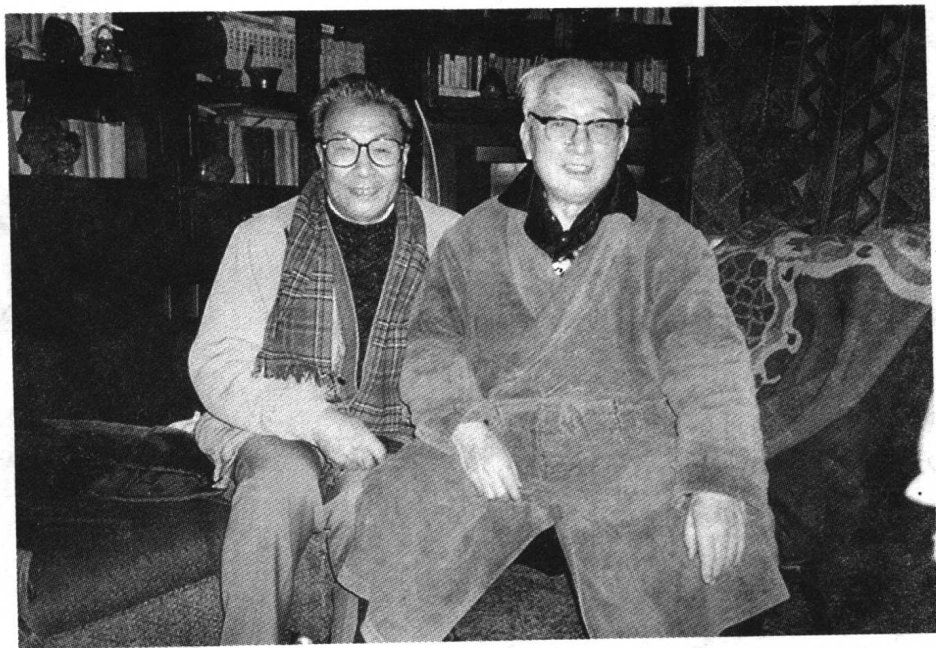
1999年作者采访顾毓琇先生



1999 年作者采访廖静文女士



1999 年作者采访冯法祀先生



1999 年作者采访王朝闻先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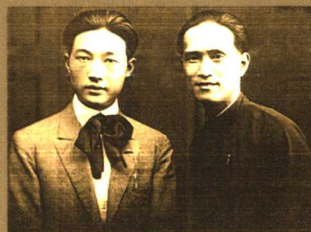
1999 年作者采访张仃先生

杨先让

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。

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，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，跟从徐悲鸿学习绘画。

1993年旅居美国。先后出版《杨先让木刻选集》、《杨先让绘画选集》、《中国乡土艺术》和《艺苑随笔》等。



责任编辑 耿 默
封面设计 海 冰 黄开毅
版式设计 刘宝华



缘起 / 1

第一章 成功道路上的四个关键 / 7

一、随父习文学艺(1901—1915) / 10

二、独闯上海滩(1915—1919) / 12

三、欧洲留学八年(1919—1927) / 17

四、献身美术事业(1927—1953) / 30

第二章 感恩报国 / 49

一、教学、国画革新 / 50

二、戴德图报 / 60

三、一生爱才 / 73

四、创作报国 / 107

五、收藏与交流 / 129

第三章 独特卓见 / 145

第四章 感情世界 / 1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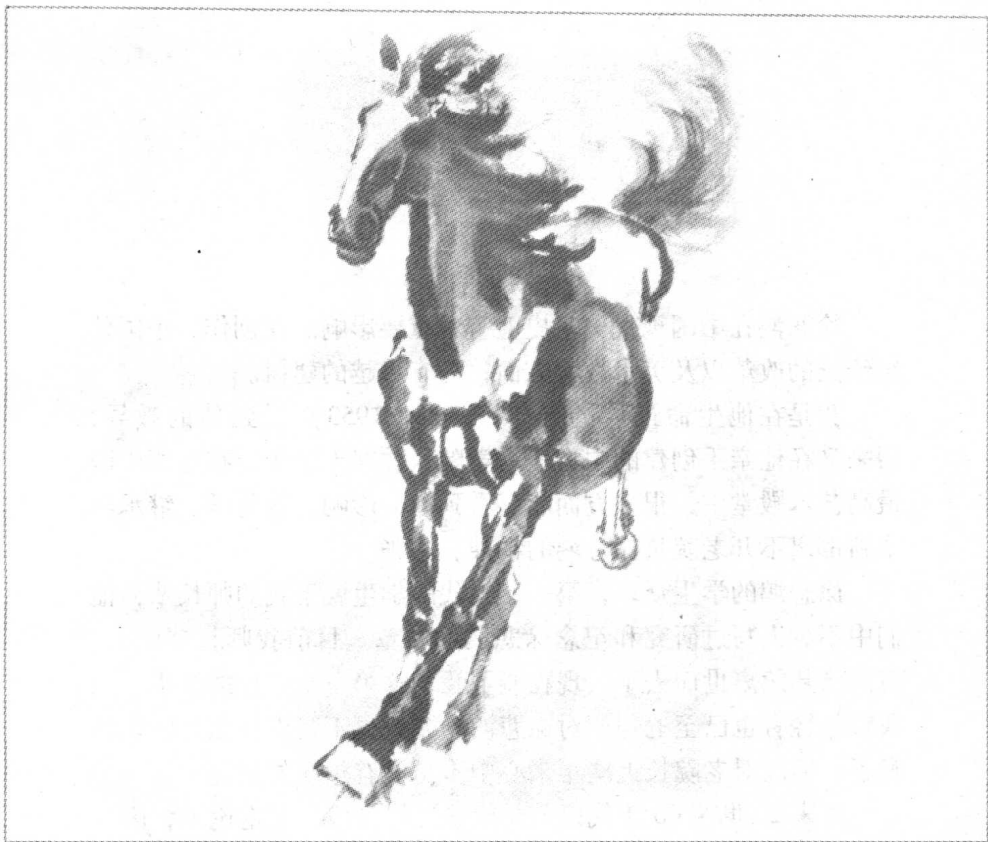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蒋碧微 / 160

二、孙多慈 / 190

三、廖静文 / 218

附：徐悲鸿年表 / 267

后记 / 281



缘 起



徐悲鸿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。在创作、中国传统绘画的改革以及美术教育方面，均有卓越的建树。

我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五年（1948—1953）受到他的教导，后来又在他亲手创建的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三十余年。在这所中国最高艺术殿堂中，很多方面能够看到他的影响。教与学、继承与革新都离不开老院长徐悲鸿的精神和主张。

徐悲鸿的学生众多，第一、二代的学生属于我的师长辈，他们中不少人写过研究和纪念徐悲鸿的文章。目前我师长辈的人，有的已陆续离世而去了，现在剩下我们这第三、四代的学生，如我较年轻者也已至七旬，对徐悲鸿老院长再不写点什么，一切就晚了，何况对老院长近些年来心中不是没有想谈的话题。

本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，徐悲鸿好像已盖棺定论了，因为他各方面成就显著，没有什么异议。可是到了 80 年代初，也就是“文革”结束，社会走向开放之时，在新一代青年学生中，泛起一股重新评价徐悲鸿的潮流；台湾出版的蒋碧微写的《我与悲鸿》开始在美术报上连载，这对青年学生来说，好像找到了一个很新鲜的层面以认识徐悲鸿似的；再加上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冲击，在青年一代人的头脑中产生了波动，就拿一向教学秩序平稳的中央美术学院来说，有的教员也茫然无所适从了。原有的一套教不下去，新的一套尚未建立，疑云四起，教与学之间出



现了彷徨，出现了一种反思和重新比较的倾向。直至 80 年代中期，教学开始进入明朗程序，简单说，就是将被动局面转向主动，实施敢于面对西方现代艺术，取其优秀者兼容并包的方针。

上面谈到的教学一度动摇，其中包括否定徐悲鸿的教育和艺术方向。当时海外和大陆少数美术理论家和画家，集中指责徐悲鸿在 20 年代没有从欧洲引进现代派艺术，而是将西方即将“落伍”的写实主义引进到了中国，使中国的美术步伐落后于世界潮流半个世纪之久。徐悲鸿成了中国美术事业上的历史罪人。

遗憾的是，面对如此厚彼薄己的不公平现象，竟少有像样的文章出来从正面回击反驳。

时间是最好的冲刷剂，徐悲鸿的民族气节谁能抹掉？他的功绩谁能代替？他所倡导的美术教育经验，全国美术院校不是照样在执行着吗？！

在此期间，使我最为感动的是廖静文。她单枪匹马不顾一切，为徐悲鸿建纪念馆奔走，同时写出了《徐悲鸿一生》专著并出版。这是为宣扬徐悲鸿的艺术和艺术主张，所表现出的最有力最坚强的态度。记得艾中信教授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廖静文当年在徐院长去世时，即向文化部提出自己要去北京大学文学系进修。看来那时她就是为了以后写这本书而做了思想准备。太有心了，可佩。”

后来我知道她的儿子徐庆平在法国留学，毕业论文写的是徐悲鸿的艺术。回国后与他的母亲一起，为他的父亲徐悲鸿及其艺术能弘扬国内外，默默地、艰难地工作着。

记得 1993 年初，在北京的一个晚上，忽然廖静文师母和庆平徒步登六楼来我家，并带来一包鲜荔枝，为了向我要两幅写意花卉，作为出国举办展览期间应酬之用，用她的话说：“只能求悲鸿的学生帮忙了，总不能拿悲鸿的画去送礼呀。”通过这件小



事可以看出她的奔波辛苦和处世之无奈。

尤其我又得知她的小女儿芳芳，在美国也走上了宣传她父亲的艺术道路。这真是一幅十分感人的图画：廖静文和她与徐悲鸿生的一儿一女携手共事，那不止是为了个人和家族，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文艺事业在努力奋斗着。

我从美术教育阵线上退休下来，几年来居住海外。在讲授中国近代和现代美术史时，必然讲到徐悲鸿其人和他的艺术，并且着墨颇多。这一过程中，使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徐悲鸿像一道门槛，不讲他就不可能迈过去，他确实是一座里程碑，是不可超越的一个存在，影响深远。

身处西方的艺术天地里，你不作比较是不可能的，这种文化艺术上的比较是时时的、处处的，是必然要去做知己知彼的思考。比较思考后，便会感到中国在文化艺术方面有它因祸得福的一面。难道西方艺术发展到今天诸现代流派，必须成为世界定律，要人人国国去遵守吗？这不禁令人怀疑。何况东西方的文化艺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，都是人类文化艺术的宝藏。上天创造了这么丰富多彩的世界，这么多的国度地区和民族文化艺术，其中有共性，但是相差相异是必然的，是可歌颂肯定的，互相学习交流是必要的，各走各的路，何必去规整划一呢？

历史上曾出现过你统一我、我统一你的悲剧，而在文化艺术领域里消灭践踏别国文艺的愚昧现象也存在过。因而更显得文化艺术多元化的可贵性，以及走自己的路、唱自己的调的重要性。

这里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偏激。持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，回过头来审视自己，发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多么令人骄傲，因为有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，才使得世界更加绚丽多彩。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。

可能身在海外会产生一种空间，可以远距离地对本土文化进





行思考。这种思考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徐悲鸿之难得之重要。他当年也身处国外学习西方，做深入虎穴的艰苦努力，其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艺术健康发展，这种崇高的精神永远值得尊重。我们中国出一个徐悲鸿不是太多而是太少，我族我民太应该去珍视他。因而又深感对徐悲鸿可写的方面太多太必要，用实事求是的尺码去评说他、研究他。

痛惜自己知识的浅薄，情之所致只好跃跃欲试了。况且徐悲鸿老院长生前亲自教过我，我还得到过他的奖励和爱护。今天提笔写他某些方面，也是为了纪念。徐悲鸿一生业绩以及他那多彩的感情世界，都是明明了了毫无遮掩，可释可解。

所有这些，都应该在一个前提下被阐述，那就是徐悲鸿一生的成就和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，离开这个前提去单纯谈他某一个生活面，必然显得毫无意义。

一代宗师徐悲鸿的出现，是时代的赋予。徐悲鸿是处于清末民初、中国要奋强要艰难地想与世界争高低的历史背景下，文艺界里产生的一位有骨气的民族斗士。

这就是我要写老院长徐悲鸿的起缘和动机。